

战国风云争霸天下舍我其谁
荡气回肠千生万死爱恨维之

华月传

壹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华月传

壹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月传 壹 / 蒋胜男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39-4244-1

I. ①半…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108号

选题策划 郑 重 柳明晔 夏 烈

责任编辑 王晶琳

封面题字 任 平

封面绘图 陈柏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陈 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半月传 壹

蒋胜男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274千字

印张 17.25

插页 1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44-1

定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

新华网西安6月13日电:2009年6月13日,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如期进行。这是其沉寂二十多年后迎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秦兵马俑一号坑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估计一号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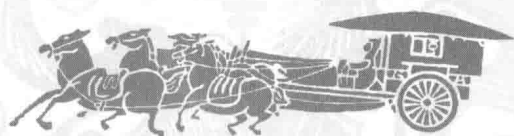
此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兵马俑一号坑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陶俑1087件。其后,考古队于1985年对一号坑展开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但是限于当时技术设备不完善等原因,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年。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因其军阵庞大,考古专家推断:“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此后,各家就以此为定论。

但是不久之后,学界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准确,而秦俑真正的主人,更有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史称宣太后的芈氏。芈氏是秦惠文王的姬妾,当时封号为“八子”,所以又被称为“芈八子”。

后来,在出土的秦俑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字,刚开始学界认为是个粗体的“脾”字,后来的研究证明,另外半边实为“芈”字古写,所以这个字实则两个字,即“芈月”。据学界猜测,这很可能即芈八子的名字。

半月传 壹 目录 01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放鹰台	逍遥游	南薰台	楚王殇	和氏璧	金丸祸	鹰之惑	垂髫年	少司命	霸星现
126	110	098	085	069	054	038	026	012	002

半月传壹 目录

02



第十一章	高唐台	137
第十二章	西市妇	150
第十三章	断肠别	169
第十四章	死与生	184
第十五章	慕少艾	192
第十六章	绕梁琴	203
第十七章	漂有梅	215
第十八章	司命祭	232
第十九章	不相识	251

第一卷



少司命

秋兰兮麝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第一章 霸星现

“臣夜观天象，发现有霸星初生，乃主后宫将有孕者，当生横扫六国、称霸天下之人。”

楚王商^①于章华台上，凝视阶下，问道：“唐昧^②，此言当真？”

此时，因征伐连年，公卿大夫皆有习星象之学，观天象之异，令此学说人才辈出。当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裒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唐昧即当时楚国的星象大家。

他在征齐回程的第一个晚上，站在高坡上观察星象的时候，发现了这突来的变化。

肃肃宵征，夙夜在公。虽然征程辛劳，他却未曾有一日停止过对天象的观察。天上星河虽然无比辽阔，那繁星在别人眼中如沙粒般不可胜数，但在他的眼中却如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

此时，正是月缺之夜，他站于高坡之上，看天上的星辰格外清晰，而北辰星旁，多了一颗从未见过的星星。那星辰若隐若现，却让唐昧想起了一段星象学上的记录。

他隐隐意识到了什么，又不敢相信。从此夜夜站于高冈，看着这颗星的变化，竟至痴迷。直至征程结束回到郢都之后，更是刚过荆门，不待洗去征

尘，便直奔观星台，与卜师对照星盘舆图，翻阅前人书简，方才确定此事，便直奔王宫而来。

此时，楚王商正与群臣饮宴，便听得唐昧来报：“臣夜观天象，见北辰星旁忽现一颗异星，近日来更是大放光明，将北辰星、勾陈星压得黯然无光，如今四辅变，六甲乱，当主天下大变。”

此时闻听唐昧之言，楚王商一惊，停下了手中的酒爵，“是凶是吉？”

唐昧兴奋地道：“大吉！此乃霸星！臣查书简，晋文公降世前亦有此星象。此星象当主横扫六国，称霸天下。臣观此星初生于御女星之南方，正对应我楚国，主后宫将有孕者，当生霸主。”

楚王商兴奋不已，站了起来，匆忙间更是带翻了酒爵落地，此时也顾不得了，忙问：“此言当真？”

唐昧道：“臣依天时而测，据星象以报，不敢欺君。”

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国君最大的梦想无不是称霸诸侯，号令天下。“称王则不喜，称霸则听从”，王道衰微，霸道兴盛。

此时各国之中，楚国疆域已是最大。楚王商在位，先是打败越王无疆，尽取吴越之地，因觉得南京有“王气”，于是在长江边的石头山上埋金，建立金陵邑。又于同年征发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战于泗水，进围徐州，大败申缚，占据大片齐地。以此连战告捷、吞国灭城之势而推之，再过十几年，楚国称霸列国，也是一个可预期的前景。

而此时此刻，唐昧这一番星象推测，霸星将出在楚国的预言更像是验证了楚国将要称霸的前景，不但楚王商听了满心大喜，连满朝文武也都拜倒在地，齐声称贺。

楚王商当即下令，遍查六宫，何人有孕。

却正在此时，后宫得宠的夫人莒姬便来告知，她的媵侍向氏有孕。楚王商大喜，立刻下旨，将向氏迁入椒室，派女医日夜跟从，以保胎息。

此言一出，后宫皆惊。

椒室是一个特殊的宫室，因其以椒和泥涂墙壁，取温暖、芳香、多子之义故名。椒室不是普通人可以住进去的，楚王商的后宫虽然多，但是只有王后当年怀上太子槐时，方才入住过椒室。其他后宫妃妾，便是家世再大再得宠，也从没有人能够住进这椒室中养胎。

“难道——王想更立太子不成？”渐台^③上，楚王商的王后捏紧了绛色衣袖，问站在身前的寺人析。

爵中芬芳的甜酒映出了她铁青的脸容。她久居后位，这一怒威仪十足，寺人析看得低下头去，不敢答话，只鞠躬唯唯而已。

侍女玳瑁知她心情不好，忙柔声劝道：“小君^④不必在意，不过是个媵人罢了，想来必是那莒姬在装神弄鬼，什么星象异兆，当是自抬身价罢了。”

她原已打听清楚，那莒姬便是如今楚宫中最得宠的妃子，出自莒国。前些年楚王商灭了莒国，莒人向楚王献公主己氏入宫，因这己氏聪明伶俐，甚得楚王商所喜，时人依俗，皆称其为莒己或莒姬。莒姬虽然得宠，但入宫四五年了，却始终不曾有孕。后宫女子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是没有将来。莒姬心中甚为惶恐，连忙接二连三地把她身边的媵从推荐去服侍楚王商，不想其中一个媵女便凑巧于此时怀孕。

王后冷冷一笑。她执掌宫中甚久，爪牙四布，知莒姬得宠，便早已在她饮食中暗自下药，教她不能得孕，至于媵人们倒不在乎。楚王商子嗣甚多，纵再生几个也无关紧要，只是不能教宠妃们有了孩子，生了妄念。

她知道楚王商身为一国之君，或宠爱妃子，或亲近嬖人，本就是常态，她也犯不着吃这个醋。她身为嫡后，长子又早封为太子，更何况莒姬母国已灭，并无倚仗，国君宠爱于她，倒好过宠爱那些来自其他强势诸侯国的女人。且莒姬为人玲珑，对她颇为恭敬避让，她本也不甚在意。这些后宫妃嫔，于她看来，也不过是如蝼蚁一般，她看着顺眼便容下，看不顺眼一指尖儿抹去便罢了。唯有触到她的根本利益，她才会迁怒不容。

倒是一边的太子槐忍不住开口了：“母后何忧之有？儿已立为太子多年，且行过冠礼。父王出征，多交托国政与儿。一个尚未出生的婴孩而已，何必如临大敌？”

王后看着儿子满不在乎、轻佻无比的样子，心中气恨不打一处来，指着他骂道：“竖子！大王出征托政，不过因你如今是嫡子。可你立为太子至今，这些年来所行之事，何时称过你父王之心意？我当年怀长子才住过椒室。如今那向氏只是怀孕，便已入椒室，更何况有唐昧的星象之说。倘若那向氏生子，挟称霸之天命，再过得十余年，稚子长成，到时候我年老失宠，安知你父王不会废长立幼？”

她母族强大，又身为王后，生下数子且皆已成人，长子立为太子，其余诸

子也皆得封地，数十年来在楚宫独尊已久。但是此时，她看着站在眼前的儿子，心中却有着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危机和恐惧。楚王商志在霸业，并不在女色上头用心。因此，这些年哪怕他有再多的宠妃，都不会影响到她的王后地位。而她的长子槐以嫡长之尊，更是早早就被立为太子。

太子虽然是按着储君的教养成长，文武兼备，在处理政事上有师保相辅，倒也四平八稳，无甚大错。然而太子渐长，却越来越显示出他性格上的致命缺点来。

太子好色、好酒、好田猎，这原本没有什么，这春秋战国时期对国君的要求，远不如后世那般严苛。齐桓公曾谓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从禽不及，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继，二；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不以为意，认为这是贵者之享受，不害称霸大业。

可太子槐身上却有“害霸”之弱点——所谓“不知贤”、“知而不用”、“用而不任”、“任而不信”、“信而复使小人参之”这五条，这些年来在太子身上多少有些展现出来。他并不像楚王商那般可以一眼看穿人的素质；师保向他推荐的贤人，他犹豫好久不能发落；用人有时候未必能够把贤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更容易耳根子软，东听东是，西听西是。

因此，近些年来，太子便渐渐失了楚王商的欢心。然而虽然楚王商渐有失望，但是其余诸子尽管有才能胜过太子者，却也不曾突出到可以让楚王商愿意付出易储的代价。

王后年纪渐长，争宠之心越发淡了，只在意一件事，那便是太子的地位务必要稳若磐石。作为床头人，她自是敏感地发觉了君王对太子渐有不满，但作为深宫妇人，她却不知道，君王真正不满意的是是什么。唯有加紧约束太子谨言慎行，绝不可在私事上出错，被人抓住把柄。

任何影响到太子的风吹草动，她都务必要在第一时间将它拔了去，绝不任其蔓延成不可阻止之势！然则，这个忽然出现的天命霸星，却令她惶恐无策。从来老人爱少子。如若此子出生，当真不凡，再过得十几年，这孩子长大成人，岂不势必把步入中年的太子槐给比下去？

依照周礼，储位应立嫡立长，以保持政权的稳固。照常理说，废长立幼、废嫡立庶都是祸乱的根源，一个守成的君王也不会轻易改变储位。但是她与楚王商夫妻多年，自然对其性情十分了解。此时楚王诸子不过只有守成之才，如若向氏当真生下一个霸才，那么以楚王商的为人性情，哪怕引得宫

廷大乱，血流成河，只要能够让楚国称霸，他也会不惜代价，必定易储的。

太子槐本来自以为生就嫡子之命，又立为太子多年，地位稳若泰山，不承想有此一重大变故。听得母亲这番言语，他犹豫道：“这……不至于吧？”

王后冷笑，“列国之中，君王爱幼子而废嫡子的事例还少吗？便如周幽王废太子宜臼而立幼子伯服，晋献公杀太子申生而立奚齐。难道这些事例，太傅都不曾教过你吗？便如我楚国，当年平王废太子建而立幼子壬，引得伍子胥之乱，旧都被毁，被迫迁都于此……”

太子槐怔了一怔，这才猛醒，那些曾经血淋淋的夺嫡故事也同样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来，吓得呆住了，忽然拔出剑来，“吾当先扑杀此妇！”

王后见他这般经不得事，气得腹部隐隐作痛，她按住腹部怒道：“竖子！竖子！若是此时可杀她，我还找你商议作甚？气杀小童也！”

太子槐这才慌了，转头问母亲：“然如母后所言，计将安出？”

王后面沉似水道：“来人，召女医挚！”

宫中向来有女医，侍候后宫病疾，此次向氏有孕，楚王商便召女医保胎。此时女医挚听说王后有召，只得前来。

王后凝视着跪在下方的女医挚半日，忽然喝道：“尔称女医，从何学得医术？习得何书？”

女医挚松了口气，这是她术业所长，自然对答如流：“小医师从秦越人习带下医，所修之书为《内经》、《医经》、《五十二病方》、《胎产书》等，至今已治妇人病一百三十有二，助产胎儿四十有七。”秦越人即为后世所称的扁鹊，女医挚能够师从秦越人，自然医术不浅。带下医即妇科，史载扁鹊在赵国时专门从事“带下医”，也将此术传与她了。

王后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尔既助产胎儿四十有七，可知以百人计，怀娠后滑产几人，难产几人，出生后死胎几个？”

女医挚只觉得心中寒意陡生，却又不得不答：“怀娠至险，滑产者十有二三，难产者又如此数，死胎又如此数……然宫中不比民间，椒室诸事皆备，疾医侍娠……”

“够了！”王后笑得极为森然，“小童已知详尽，怀娠至险，滑产者十有二三，难产者又如此数，死胎又如此数。看来这顺产者十不足五，乃是常例。女医但放心耳，若有差池，必不罪尔！”

“这……”女医挚直觉到了危机，却惶然不敢再想下去，惊恐地抬头看着王后。

王后优雅地跪坐抚膝，“滑产者十有三二，难产者又如此数，死胎又如此数，尔机会不算少，且都名正言顺……”悠悠说到这里，便停住了，她知道跪在下面的这个女医应该能够听明白她的意思。

“小君——”女医挚自然听明白了，也唯有听明白了，才吓得魂不附体，伏地颤声道，“小君，小医学的是救人之术，并非杀人之术，求小君莫——”

王后冷冷地截断她的话：“倘若向氏平安产子，尔当合族祸临矣！”

女医挚再也撑不住跪姿，伏倒在地，浑身战栗不已，像是被人扼住了咽喉似的呼吸困难，顿时喘不过气来，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眼前高贵的美妇人，恰似化身旱魃山魈般可怕……

而此时，在诸人眼中走了好运的向氏，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样得意欢欣。

她身穿软滑精美的刺绣绸衣，面容素淡，静静地躺在椒室之中。抬眼望去，有夜明珠照明、犀角挂壁，床上有齐纨为帐、鲁缟为被、黄金为钩……一丝丝幽香从香炉中冒出，明亮温暖的室内泛着丝绸和黄金的幽光，恍如最华美的梦境。这本是个极其舒适的所在，可是自踏入椒室的那一刻起，那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就始终笼罩于她的心中。对于这种忽然从天而降的好运，向氏只觉得似乎在梦中一样，完全没有半点真实的感觉。而事实上，以她的出身、她的经历、她的性格，她是连做梦都不曾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好运。

向氏，本是山东的一个小国向国后裔。春秋战国，征伐多战，大国并吞小国，小国并吞更小的国家。一百多年前，莒人入向，向国为莒国所灭。但是莒人还算厚道，虽灭向国，却还算善待向国的王族，向氏一族自此成为依附莒国的一支小贵族。向氏一族生得甚美且慧，所以男丁多为莒国王族的伴读，而女子则多为莒国公主的陪嫁媵从。

世事如轮转，如今楚国势大，曾经灭了他人之国的莒国，也同样被楚国所灭。莒国的王室举族迁入楚国的国都郢都，而向族和其他一些小族，也作为莒族的附属品一起迁入郢都。莒国公主成为了楚王商的姬妾，带着数名陪嫁的媵从入宫，其中就包括向氏。

莒姬数年不孕，只得想方设法借楚王商常来临幸，趁着他兴致高时，将

身边媵从间或推荐给楚王商侍寝。果然不久之后，媵从向氏就怀了孕。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媵从怀孕，却忽然变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莫名其妙接到消息的莒姬连忙赶去椒室看望更加晕头转向的向氏。

与娇艳动人、明眸善睐的莒姬相比，向氏也自有一番清新婉约的美态。此时，向氏心中惶恐，更显得楚楚可怜。她见莒姬进来，忙要起来行礼，眼含泪光如见亲人，道：“莒夫人，妾身惶恐……”

莒姬忙含笑按住她，“妹妹勿动，仔细身子。你身已非一人，自当慎重。”她这边明快和悦地与向氏说话，另一边却吩咐：“女桑，向媵人从今日起身体与往日不同了，她行走坐卧，你都要寸步不离地扶着她，若有事故，我唯你是问。”她身边的侍女女桑连忙应了，上前来恭敬地扶住向氏，不让她随便行动。

向氏惶恐地道：“妾身害怕，椒室岂是妾身所居之地？莒夫人，您去跟大王说，让妾身迁至别处吧！”

莒姬含笑听着，却微微收了笑容，道：“休要胡言！此是大王的恩宠，岂是你我自说自话之事？”

向氏怔住了，嘴唇血色一下子褪得干干净净，好一会儿才道：“可是，妾身委实害怕……”说到这里，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莒姬忙笑着安慰她道：“妹妹休怕，这是旁人求都求不得的好运，妹妹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富贵逼人，一时间自然不适，待得时日久了，岂不乐在其中？倘若你十月怀胎生下一个公子来，由子荫母，以后的恩宠，只怕更在我之上呢！”

向氏低头，“妾身不敢，倘若当真是生出公子，那也是由夫人抚育，妾身不敢奢望！”

莒姬心中暗暗赞许，她特地前来关照，也正是为了这一番话。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互嫁王室宗室女子乃是常有之事。当时各国文字方言习惯皆不同，若女子出嫁，宗族内通常就会陪送许多同宗或者臣属之女作为陪嫁媵从。这样新娘不至于忽然因独自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语言不通的环境中而惶惑无依，所以通常一场婚姻中，男方娶进门的可能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群女人。而这些“妹妹”不但是同伴，还有可能是代孕的对象——也许身份最高的那位贵女不一定能生出儿子来，但是只要她的媵侍

中有人生下儿子，那么她这个族群在这场联姻中就有了继承人。

因此在中国古代，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姓之间的结盟，即所谓“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事。往小里说是两个家族的联姻，往大了说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姻盟。主母和媵从之间并不是女人同性之间必然存在的情敌关系，倒反而更像是一个共荣共辱的团队关系，向来互为羽翼辅庇；主母提携和保护媵从，媵从依附和顺从主母。

向氏一向温顺听话，因此也深得莒姬欢心关照。其实以楚王商的脾气来说，像莒姬这样明艳伶俐的女子，才是他所喜欢的。向氏虽然生得甚美，却温顺得毫无存在感，楚王商虽然幸过两次，但转眼便忘。

所以莒姬乐得对向氏表示善意和关怀，更何况她也是真心关切向氏肚子里的孩子，早就将之视为自己的孩子，语气自是更为和气：“妹妹，你是此子生母，与我本是一般的。如今你也要改改称呼，只管叫我‘阿姊’便是了。”

向氏抬头看着莒姬，嗫嚅地叫了一声：“阿姊——”

莒姬笑着搂住她，“好妹妹。”

自此，向氏安胎，莒姬每日守候，除了待楚王商下朝之后去侍奉之外，便是常住椒室，细心照顾，竟使得王后派来的人，一时不得下手。

辗转数月过去，向氏已经临盆。当下由女祝彻夜跳巫祭祝，女御女医加紧侍候，连楚王商都破例罢了朝而坐在椒室外庭等消息。

此时，向氏临盆时的哀叫声响彻椒室上空，奚奴们进进出出，忙碌不休。女巫们唱着巫歌点燃了祭祷神灵的香料，可这芬芳的香气也不能让人平心静气一些。楚王商也焦灼不安，王后陪侍在他的身边，不住劝慰：“既是星象所祝，必当母子平安，此乃我大楚天命所向，大王勿忧！”

而事实上，王后心如油煎，那个该死的女医挚，竟敢违她之命，拖延到现在还没有下手。她已经派人催过数次，女医挚只推说如今向氏身边，莒姬防范甚严，且女御奚人环绕，便是食物药材，也都有专门的烹人食医掌管，实在不得下手。唯有到临盆之时，诸事混乱才好下手。

她也严重警告过女医挚，倘若到时候没有让她满意，那么族诛之言，绝不虚。她这一边劝着楚王商，那一边已经传来向氏凄厉的叫声，她心头的惶恐越发剧烈，看似端坐如仪，却是向氏每叫一声，她心头就如被针扎一下，只得一次又一次恶毒地暗暗诅咒着：“她怎的还不死，她怎的还不死……”

庭院中，戴着面具的女巫转圈跳跃吟唱，向着传说中主管子嗣、驱除邪魔的女神少司命乞求保佑，让产妇顺产，让婴儿顺利出生：

秋兰兮麝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王后听着远远传来的女巫吟唱，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心中却不断诅咒：“神灵有知，吾以楚后之名，祈求上天：太子已立，国本不可乱，祈求司命之神如我所愿，休让那霸星降生，休让那孽乱之人祸我家邦。”

正祈祷时，忽然，内室里向氏一声极长的凄厉叫声传出。

众人皆惊，连楚王商也不禁站了起来，问道：“向氏如何了？”

莒姬也正关切着，忙应道：“妾进去看看。”说着便进了内室。

她方进去不久，便听得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传出，楚王商跳了起来，惊喜地道：“生了！真的生了！”

王后脸色顿时雪白，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在盘旋：“到底还是让她生出来了，到底还是让她生出来了……”

她脸色苍白，脚下也不禁一软向后倒去，却被玳瑁扶住了。

此时外头女巫的歌声正悠悠传来：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然而谁都无心再去听那些女巫唱歌了，内室的门已经打开，女医挚手抱着婴儿，一步步走出来，她的神情很奇怪，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又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恍惚。

而此时王后却顾不得看她的脸色，只死死地盯着她手中抱着的襁褓中那一个啼哭不止的婴儿。倘若眼睛能够喷出火来，此刻她眼中的火足以将女医挚和这个婴儿活活地烧死千回；倘若眼睛里能够射出箭来，那么此刻被

她眼睛盯着的人早已经被千箭万箭射穿。

楚王商不禁上前一步，有些激动也有些兴奋地道：“快把孩子抱来给寡人看看——”

女医挚已经走到楚王商的面前跪下，将手中的婴儿高举到楚王商面前，“恭喜大王，向氏为大王产下一位公主！”

“你说什么——”这一声并非出自楚王商之口，而是发自王后的尖叫，“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

“是——”女医挚咬咬牙，禀道，“是一位公主，是女儿！”

“不可能！”楚王商的怒吼声几可惊天动地，他大手一伸亲自解开襁褓，一个粉红色的肉团哭得声嘶力竭，他拎起小肉团的一条腿一看，脸色也白了，随意将手中这一团软糯往女医挚怀中一丢，一脚踏得廊庑的木板几乎都断了。女医挚只听得他渐渐远去的怒吼：“将唐昧抓起来，准备饕鼎，寡人要烹了他——”



注释

①芈姓熊氏，单名商，即后世所称的“楚威王”，“威”是他的谥号，但他此时仍活着，便按当时习俗，称之为楚王商。

②姬姓唐氏，为唐国后裔。唐昧著有《星经》，与甘德、石申夫等齐名。

③楚国宫殿多以“台”为名。可考证楚王主宫为章华台，其余如云梦台、豫章台、郢居台、渐台、层台等均为楚国旧宫殿之名。

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妻可自称“小童”，其他人称她为“小君”，如果是对国外之人提起时则称其为“寡小君”。